

李弟兄呼求主名的个人见证

让我与你们分享我自己呼求主的见证。我在南浸信会中长大。我得救以后，因着追求主话，就留在一个非常严谨的弟兄会几年之久。他们的实行是要一直保持肃静。在他们的聚会中，连一根针掉到地上都听得见，这样说绝不夸张。我们是受那样的训练。我在这些弟兄会教师脚前受教，聆听他们的教训；为此我感谢主。然而，我虽然爱主和祂的话，却没有得着合式的生命帮助。我所得着唯一的帮助，就是了解圣经中的白纸黑字。

一九三一年八月的某一天，当我走在街上时，那灵在我里面说话：‘看看你自己。你有这么多知识。你认识预言和预表，但看看你是多么死。’我里面深处立刻察觉到一种饥渴；里面有个东西快要爆炸出来了。然而，因着我的宗教背景，我不愿在街上作什么。我克制自己，整个余下的下午、晚上、深夜都很煎熬，等待晨曦来临，好在主面前释放自己。我家是在一座小山的山脚下。天一亮，我就跑到山顶，释放我心头的重担。我无意喊叫，但有个东西从里头爆炸出来，说，‘哦，主耶稣。’我自然而然的呼求主名。没有人教我呼求主名，我也还未在圣经中看见任何相关的事，我就自然的这样作了。我当时并没有‘享受主’、‘释放灵’这些辞汇，却有这二者的实际。我的确运用并释放了我的灵，当然也享受了主。此后，几乎每天早晨，我都到山顶呼求主。借着呼求主，我就被主充满。每早晨下山的时候，我都满了喜乐。我在诸天之上，全地和地上的一切都在我的脚下。

然而，因着我的背景，我从来没有教导人这件事。我没有教导别人这样实行。十二年后，一九四三年，我被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队关入监牢。一天他们逼迫我，并施以拷打。我什么都作不了。我自然而然开始呼求：‘哦，主耶稣，’他们就停手不打了。然而，因着宗教的背景，我仍然没有把呼求主名变作我每日的实行。我那时还没有领会，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这样作。二十四年后，一九六七年，我们在洛杉矶开始实行呼求主名。当时我觉得需要借着研读主话来验证这事。我花了许多时间研读关于呼求主的经文，结果发现这是古时圣徒就有的实行；几千年前就开始了。查过字辞汇编之后，我发现有很多处经文都提到呼求主，我也注意到关于呼求的各方面。那时我得着印证并加强，不仅实行呼求主，也教导人、帮助人呼求主。自一九六七年起，呼求主成了主恢复中的一项。我们发现这是摸着主上好的路。同年我访问了远东，并将这事带给圣徒们。我能见证有成千的圣徒借着呼求主名得着释放并得着丰富。